

科学社会主义
活页参考资料

(5)

校内使用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校 内 用 书

*

197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6,000 册数：1,700

统一书号：3011·145

定 价：0.22元

目 录

1871——1914年德国工人运动

.....伊·加尔金.....	1
十九世纪末德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1
十九世纪末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9
德国帝国主义.....	38
二十世纪初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45
社会民主党德勒斯顿代表大会.....	56
1905年俄国革命和德国工人运动.....	59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三派.....	64
政治危机的成熟.....	71

1871——1914年德国工人运动

伊·加尔金

十九世纪末德国工人阶级的 经济和政治状况

德国工人阶级过去有光荣的革命战斗传统。在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的条件下传播马克思主义，向德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任务。

只有对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客观情况作一番扼要的分析，才能充分了解德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那时，在三次战争之后^①，以前四分五裂的德国和从法国夺来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合并为一个国家。国内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作为一个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整体，德国开始卷入世界贸易。

由于对强行兼并的阿尔萨斯—洛林的丰富资源进行掠夺，并从法国取得五十亿赔款，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

德意志帝国1872年和1873年这两年的总收入为二十八亿七千六百五十五万二千马克，其中法国赔款占二十一亿八千九百七十九万一千马克。

由于法国赔款的金钱流入德国，就使股份公司盛极一时。

① 1864年普丹奥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

在赔款付款最多的年份（1871—1873年），德国各种股份公司迅速增加。单在这三年内，就成立了九百二十八家新公司，投资额为二十七亿马克。德国资产阶级和地主充满了一片“滥设股份公司”的狂热。恩格斯写道：“人们滥设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银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事业。”^①七十年代初德国股份公司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资本的积聚与集中的过程，另一方面又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寄生虫的出现。

然而，德国“滥设股份公司”的狂热为时并不很久。1873年5月爆发了工业危机，股票价格狂跌，商品价格亦趋下降。许多企业破产倒闭。短时间内，单是新成立的铁路公司破产的就有三十七家之多。四百四十四家股份公司的资本减少近半。危机从1873年至1879年前后持续六年。1879年以后的十年中，国内一片萧条景象，这时经济行情的好转缓慢已极。工业危机加上农业危机，使情况更为复杂。廉价的美、英谷物和肉类奶类产品迅速充斥欧洲市场。^②

普鲁士容克担心，在失去欧洲市场之后再失去德国国内的市场，因而来了一个急转弯，从自由贸易政策转到保护关税政策。从国外输入德国的谷物，1880年1月每公担收税一马克，到1887年11月则增为每公担五马克。

容克一面用高额关税保护德国，同时在国内抬高粮价。这就加重了居民的负担，大多数德国工人用于粮食的费用约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93页。

② 这时在美国正发生向各农业州加紧移民和垦荒的过程。由工业危机引起的失业现象，促使劳动力流入美国各农业区，农民人数激增。

他们开支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总之，德国居民而首先是劳动者每年为弥补和世界粮价的差价要付出二亿五千七百万马克。

因此，滥设股份公司的热潮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还有农业危机，就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使德国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滥设股份公司的热潮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破产，加剧了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在七十年代“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①，卡特尔在当时只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同时，这个过程也显示了另一方面的情况，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增长壮大，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加强了。

七十年代初，德国因产业工人人数增加而使城市居民激增。1871年，城市中共有一千四百七十九万人，而在1875年则增加到一千六百六十五万七千人。城市居民增加得这样快，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这时农村居民减少了二十万人，即减少到二千六百零七万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还处在远未完成的产业革命过程中。关于工商业各部门就业工人人数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每一百名工人中在各部门就业的人数如下：

缝纫工业	16.3
纺织工业	14.3
食品工业	10.7
商业	10.2
建筑业	7.2
木材加工业	7.2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4页。

采矿工业	6.7
金属加工业	6.5
机器制造业	5.0
化学工业	0.8

由此可见，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这时并未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成份有很大的特点。1875年年底，在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就业的共六百四十七万人，其中被雇用的职工三百五十二万五千人。在二百九十四万五千个所谓“独立的”业主中，只有八万七千人是有五个以上工人的企业的业主，其余的二百八十五万八千人仅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业主，他们大多数人并不使用雇佣劳动力。

不雇工人或只雇一两名工人的小业主受到大资本的严重剥削，并经常有可能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破产之后，就来补充无产阶级的队伍，而在最初一个时期，没有来得及在工人环境中重新改造，就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已经加快了，重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采用了当时最新的生产技术。从1874年至1895年，煤和矿石的开采量增加了一点二倍，生铁产量增加了一点九倍。这一时期内，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就业的人数大为增加。

在整个工业中，包括采矿业和建筑业在内，就业人数在1882年至1895年内从五百九十三万三千六百三十三人增加到八百万五百零三人，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在这个时期内，机器和工具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化学工业增加百分之六十点五，金属加工业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点二，采矿业增加百分之二十四点七。而纺织业中就业人数则仅增加

百分之九点一。

德国资本主义是在保留封建制度残余^①的条件下发展的，这就必然大大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德国工人阶级所处的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剧了这种剥削。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有着半专制制度的警察官僚国家，皇帝大权独揽，国会权力微不足道。

马克思形容德国国家制度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②。

立法权和行政权完全集中在只有普鲁士国王才能即位的皇帝手中。皇帝掌握帝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国际交往的特权属于皇帝。皇帝批准各项法律并有权随心所欲地召集和解散国会和联邦议会。

德国国会由两院组成：国会和联邦议会。宪法规定，国会按普选原则产生。但是，事实上大多数劳动居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和不满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无选举权。1906年以前，国会议员没有报酬。

国会根本对政府施加不了压力，因为政府首脑（帝国总理）由皇帝任命，不对国会负责，而国会通过的法律则必须由联邦

① 德国封建制度的残余最明显地表现在，易北河东岸各普鲁士省份保留容克土地所有制。全部耕地的大约百分之五十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容克农庄主要是通过年度契约对有份地的雇农进行半封建剥削来维持的，雇农靠劳动换得一座小屋，一小块地，有时还有一点粮食。为了得到这些东西，雇农在耕作期必须同自己的全家去替地主干活。

容克对自己田庄和邻近乡村居民仍然行使法庭和警察的职权。1873年的法律并未消除地主对居民的权力，而只是将其稍为改头换面而已。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2页。

议会和皇帝批准。联邦议会由帝国所属各邦的代表组成。它是保守分子的集合场所，其领导作用属于容克。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除帝国政权机关以外，地方政权机关即各邦的邦君和议会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各邦的政权机关总是把帝国宪法中含有的一点民主因素化为乌有。在帝国所属的最大的邦普鲁士，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还保留两院制的议会。上议院（参议院）的三分之二是“国王终身任命或世袭”的大地主。第二院是按反动透顶的三级制选举的。属于第一级和第二级选民的大私有主占选民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六八，他们拥有比占选民人数百分之八十二点三的第三级选民多一倍的票数。三级选举制保证普鲁士容克和金融大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占优势。

恩格斯在一篇关于十九世纪德国史的未完成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指出，“德国社会是由大地主、农民、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组成的……”^①。

国内确立了资产阶级和容克的统治。

恩格斯说明，十九世纪末德国容克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就是容克和金融巨头为了剥削德国人民群众而结成的联盟。它通过谷物和肉类的关税以及烧酒税掠夺群众，把人民的千百万马克攫取到容克的口袋里。对工业品实行保护关税，是为了让工厂主能够在国内以垄断价格，而在国外则以倾销价格出卖商品。为了弥补军备开支而激增的捐税负担几乎全部压在贫苦居民身上，而丝毫不触及富人的利益。这一切是在警察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议会形式和残缺不全的民主自由（国会选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掩饰下，在德国出版界盛行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13页。

所未闻的贿赂行为，每当重新进行国会选举时，政府就通过这种手段向人民散布令人惊慌的谎言；警察的专横和暗探诱捕的手法空前猖獗，贪赃受贿和施用暴力已成为常事。^①

当时在德国活动的政党可以分为四类：一、社会民主党——群众性工人政党；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三、民族自由党——大资产阶级政党；四、保守党，黑帮地主、教权派、反动市侩和农民的政党（排犹主义者、“中央党”即天主教派，一句话，各种各样的保守党人）。

在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中，德国工人阶级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和斗争的。

七十年代，在整个德国工作日平均长达十一个半小时，在个别工业部门，为主要是女工工作的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工作日竟长达十六至十八小时。

尽管1869年的法律规定十二岁至十四岁的童工每日劳动六小时，十四岁至十六岁的少年劳动十小时，但由于对这项法律的执行缺少监督，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和成人同样工作十至十二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对于农业和家庭工业中的儿童，这项法令并不适用。

如上所述，在德国工业迅速高涨的年代，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也增加了^②，工人阶级为切身需要而斗争的积极性提高了。这时德国实际工资水平总平均如下（1900年 = 100）^③：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8页。

② 最大的企业为克虏伯钢铁厂，该厂在1845年只有一百二十二个工人，1871年有一万六千个工人，而到十九世纪末竟有二万五千多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大企业工人集中的程度尤其增加，关于这点下文还要详细谈到。

③ 见尤·库琴斯基《德国劳动条件史》1949年俄文版第139页。

年 份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工资指数	77	74	79	78	79	87	83	80	83	83	79	78

在工资指数提高的同时，食品价格和房租也随之上涨：

食品价格指数		房 租 指 数	
1870年	92		
1871年	99	1860—1867年	52
1872年	103	1868—1878年	71
1873年	112		
1874年	116		
1881年	106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工人工资指数在1875年后从八十七下降到1881年的七十八，食品价格则扶摇直上。在1880年1月实行对进口的小麦和黑麦抽税后，粮价更是猛涨不已。如上所述，一个工人家庭单是粮食就花去全部开支的百分之二十五。而生活最无保障的城市劳动居民阶层竟得把百分之二十五的生活费花在房租上。

很多工人从自己的微不足道的生活费中要拿出一大笔钱用在每日上工往返的车费上，因为城里住房缺乏，他们只得在远郊租用住房。因此，粮食、房租、车费夺去了工人工资的一大部分，对于其他的食品、衣服、医药、文化费用，一个工人家庭总是感到拮据的。

工人阶级一面绝对贫困化，同时又相对贫困化；劳动群众在国民收入中所得的份额不断减少，而富裕阶级所得的份额则增加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如果我们不涉及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约有五十万从业人

员的家庭工业工人的生活条件，那末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说明就会是不完全的。

德国资本主义一面排挤“独立的”业主的小手工业生产，同时又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家庭工业，因为资本家从家庭工业工人身上能榨取高额利润。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指出，困守在自己一小块土地（菜园、果园）上的家庭工业工人是剥削的方便对象，因为他们满足于很低的工资水平。

通常家庭工人是全家受剥削的。由于家庭工人离开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群众，个人或全家劳动，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因而削弱了他们对残酷的剥削进行反抗的力量。

德国资本家利用家庭工人的廉价劳动力，这就更有可能在外国市场上竞争；在德国国内，则把家庭工人的工资和工厂工人的工资对立，以压低工厂工人的劳动报酬。

十九世纪末德国工人运动 和社会主义运动

国家统一的完成和工业化的开始，也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加速发展，已经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向资本家展开斗争了。

但是，工人运动的散漫状态阻碍了德国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阶级斗争。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不仅有两个不同政治思想方向的工人政党（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而且工会也远不是统一的。1868年，在马克斯·希尔施和弗兰茨·敦克尔发起下成立了工会，称为希尔施-敦克尔工会，具有英国工联的某些特点。这些工会多半联合熟练工人，而且主要是五金工人中的熟练工人，工会的活动仅限于让丧失劳动能力的会员

互助。工会领导人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组织的成员和企业主发生冲突。希尔施-敦克尔组织的领导人在口头和报刊宣传中对工会会员散布“阶级和平”的思想，反对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

拉萨尔派虽然在原则上反对工人组织工会，但当工人联合的趋势加强时，他们为了不致于脱离工人群众，便采取了组织工会的步骤。1868年成立了拉萨尔派的最初一批工会，这些工会在七十年代初改名为**互助总同盟**。这个同盟实际上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附属物。这是在违反民主的原则上建立起来，具有极其严格集中制的狭隘宗派性的工会。拉萨尔派的工会对工人的影响不大。

基督教工会过去和现在都给工人运动造成巨大的危害。为数众多的基督教工会处在天主教会思想影响下，一任天主教会利用广泛分布的教会团体进行宣传，因而是资产阶级手中分裂工人运动，从而削弱工人运动战斗力的可靠工具。

基督教工会主要发展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家庭工人、手工业者和企业中的天主教徒工人。基督教工会的领导人通过广泛的蛊惑人心的社会宣传，鼓吹“基督教社会主义”笼络了颇多的觉悟不高的落后工人阶层加入他们的组织。

爱森纳赫派组织区别于拉萨尔派组织的一个特点在于，和第一国际有着联系的爱森纳赫派领导人认为，必须建立以民主的原则为基础并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任务服务的群众性工会。

1869年在倍倍尔的发起下开始建立最初一批“国际”工会（倍倍尔给这些组织拟就了标准章程），这些工会受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政治思想影响。“国际”工会是在德意志帝国警察官僚制度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建立和发展的。此外，拉萨尔派还反对组织群众性的“国际”工会。

在艰苦的政治环境中，在工人组织分裂的情况下，德国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仍然不断增长，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仍然不断加强。1871年夏，柏林的建筑工人投入了斗争。这是收入低微的工人为了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而进行的顽强罢工。同年秋季，爆发了萨克森产业工人持续约三个月之久的罢工。萨克森机器制造工人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和提高额外工作的报酬。

半年后，即1872年夏，鲁尔的矿工投入了斗争。三万煤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但是，矿工当时由于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而陷于失败。没有组织的矿工遭到组织严密的鲁尔矿主同盟的反对，矿主同盟把大批工贼弄到鲁尔工地来。

德国工人逐渐懂得了，工人们只有建立阶级的组织，统一行动，才能对抗资本家的组织力量。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1873年春柏林印刷工人的罢工上，印刷工人万众一心地为捍卫自己工会的权利而斗争。

德国工人根据斗争的经验，深信组成强大工会的必要，这是德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罢工的重要结果。在举行了这些罢工之后，组织工会的工人人数大为增加。但是应该指出，德国工人在七十年代初并没有达到自己最近的目的：通过十小时工作日的法令。

德国工人的罢工斗争遭到企业主联合势力的反攻，企业主得到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支持。德国资本家联合为企业主同盟，在反对工人的斗争中采用了同盟歇业、利用工贼活动等手段。

政府的迫害加速了“国际”工会统一的过程。在社会民主工党的促进下，1872年6月在爱尔福特召开了“国际”工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为全德国工会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各地的

“国际”工会联合成了全德国的工会组织。不过在最初一个时候，并非所有的“国际”工会都参加了全德的联合。“国际”工会的弱点是数量太少。

罢工时提出了制定在全德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律的要求，这个事实证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了。

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为使德国国家和政治制度民主化而进行了议会斗争，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国会竞选运动，也就参加了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唯一代表倍倍尔从国会的讲坛上揭露政府的警察官僚军国主义的政策，他的每一次演说都引起人民群众的注意并使他们认清国内的现状。

1872年3月，政府控告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格普纳“叛国”。^①但是，被告人把审讯一变而为反对德意志帝国半专制制度的公诉。容克资产阶级法庭判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年徒刑（格普纳被判无罪），反而使劳动群众加深了对德国资产阶级、容克和政府的阶级仇恨，这一点在工人群众大会上表现得很明显，这些大会悲愤填膺地谴责政府对工人领袖的迫害。

1872年夏，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剥夺国会议员资格，下狱两年。社会民主工党失去了卓越的领导人。这一时期恩格斯给予了德国工人及其先锋队社会民主工党大力帮助，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多篇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的文章。这时，社会民主工党内开始发出了支持社会民

① 187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倍倍尔抗议兼并爱尔萨斯—洛林，并在国会内发言为巴黎公社辩护。倍倍尔因发表这些豪迈的演说而被帝国政府控告为“叛国”，受到法庭审讯。

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联合的呼声。国内的环境对此起了促进作用。德国政府在“文化斗争”的口号下执行的反动政策，与其说是反对天主教会，不如说是反对德国工人，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对全国无产阶级群众日益增长的影响。

在工人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人们向反动派进行共同斗争的趋势加强了。在工人群众大会上作出了谴责拉萨尔派领袖的分裂活动的决议。

1874年1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工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国会中获得了六个席位（过去是一个席位），但这次选举再一次暴露了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危害。统一的问题成了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的迫切要求。1874年的选举说明，拉萨尔派开始失去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国会中仅仅获得三个席位。为了使自己不致在工人群众中最后丧失影响，拉萨尔派的领袖哈赛尔曼和特耳克开始争取自己的组织和爱森纳赫派统一。众所周知，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主要的争论问题（关于统一德国的方法的问题）不再存在了，因为德国统一国家的建立已经成为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警告爱森纳赫派领导不要和拉萨尔派进行无原则的统一。他们指出，爱森纳赫派应当和参加拉萨尔派组织的工人统一，而不应当和破产的拉萨尔派首领统一。1875年3月18日，恩格斯关于统一问题给倍倍尔写道：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

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①

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为统一的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这之前不久，公布了未来统一政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草案。这是一个浸透了改良主义精神的文件。马克思立即提出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把《意见》寄交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之一白拉克，以期爱森纳赫派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考虑这些意见，从而自然接受批评，纠正纲领草案的错误条文。但是，爱森纳赫派不仅不考虑马克思的批评，反而不让广大党员群众知道这些意见。

结果，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统一的。爱森纳赫派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去迁就拉萨尔派。

恩格斯关于这点写道：“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拉萨尔派，“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②。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哥达大会通过的纲领是由下列内容组成的：

“（1）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页。

② 同上，第26—27页。